



读点能懂的诗 做个轻松的人

5月特刊

隐藏的路(组诗)

□简

圈养

你如何想象
几株猕猴桃树和一群鸡的共生

藤上花团锦簇
拥挤似积雪,用浓郁的香味抵御
人的靠近

树下的鸡
自顾食玉米,食青草,食石子与阴凉

它们从来没想过逃离
它们只管开花、挂果

白露之后
母亲有时捧走几枚鸡蛋,有时摘
走几颗猕猴桃

捉鸡

鸡,可以从手中抛出
也可以先放自由于地上
四个班的孩子就是四个生产队
组成一个连
肩挨着肩,手挽着手围起来
便是一个大的栅栏
每个班只需派出一名孩子
一声令下,四名孩子开始奔跑
抢捉
这个时代的鸡啊
听不懂号令,它们不懂得奔跑
也不懂得飞翔

隐藏的路

大巴山中许多这样的路
起于宽阔的主公路
跨越河水,沿着芍药花的长势
向上盘旋
一边是孩子的徒步
一边是槐花的垂悬
走着走着就互相交错了
共同走到东经108度
抬头可见,罗汉山

雷阵雨

越高的山,夏天来得越快
刚刚白云滚下山头
雨脚就跨过对岸
迷雾让风失去方向
让整个罗江的南坪失去方向
我们不敢擅自行动
一道闪电劈开雷声
我们的担心险些摔在地上
而孩子们正声嘶力竭
实践基地里拉歌的声音此起彼伏

坪上植物

我们很轻易地报出那些名称
兰草,芍药,百合,川芎
蒲公英,山药
唯一一种植物,我是凭着它的
小小叶片的气味,我童年时
唯一一次凭着这种气味
我挖出了人生的第一根
党参
南坪上的植物
我已辨不清,哪些是家养
哪些是野生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闪电

□阮化文

闪电那一闪
是来宣告两件大事
它已生,它已死。
它以炫亮生,它以炫亮死。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泾上村纪事(组诗)

□龚学明

燕子

泾上村的燕子,我只记得
我家的两只——它们的巢在
檐下木横梁的上方,它们
剪开雨幕就迎来明媚春光
现在春天不再乍暖还寒犹豫了
被坚硬的喙,坚定衔住
飞过闪着亮光的赵浦江
江东更为宽阔的邻村的秧田
燕子在高高的天空失踪
箭一般去,又箭一般回
衔回惊喜,温暖和外显的爱
不会认错龚家,严家和管家
它们的巢仿佛也有名姓
它们幼小的孩子认出了爸妈
欢快地叫唤,张嘴,吃下春天的美味
燕子的巢像一个印章,认证
一户人家的善良,可以信赖
用眼神交流相同生活的苦乐
妈妈说神派来的燕子要敬畏
老人们吓唬小孩
伤害燕子会头上长疮
我总是抬头
感动母燕给幼子喂投青虫时的亲密
和欢乐
也理解它们的污秽物掉落在地上的
尴尬

三棵树

泾上村我家院场上长着三棵树:
桃树、梨树和苦楝树。
冬天都很沉默,春天时各有表达——
桃树最积极,性格外向
早早开满热烈殷红的桃花;
梨树不急不慢,到四月
开花纯白色:宁静秀美
一红一白,相依相衬
一个院子春色无限,生机盎然;
场角的苦楝树高大,整个
春天不露声色;它小小的
果子不像桃梨能够食用
无人关注——到了秋冬
大地寂然,桃树和梨树已落尽果叶
——满树苦楝子金黄
在阳光下闪耀:它们为了
留住秋冬之美,久久不愿落下

很轻,很美

一群脸色乌黑的掏灰人来到泾上村
我们这些孩子因新奇而兴奋
而大人们反应大不同
他们焦急地阻止这些外地人
进入自家厨房,爬上屋顶
在烟囱里掏黑黑的烟灰
多年过去,掏烟灰的人
随岁月和烟囱的消失而不见了
现在想想,这掏烟灰之事

数的诉说

□傅发明

1
人
一定要
正直地活着
2
人生
总会遇到
冲击波
3
波折
会越来越多
以至接二连三
4
别忘了

用正直,堵住
自私的缺口
5
处在中游
没有理由在下面
七拱八翘
6
鬓发渐衰,童心
未泯,还在
寻找滚铁环的欢乐
7
以正直
作拐杖,平安
度过七彩人生

8
用心和口
昭示后人,困难
总是一环扣一环
9
腰虽压弯
希望的太阳
仍举得很高很高
0
说你空,满不在乎
加上正直(1)
不就为实(10)了么
(作者系重庆市金
融作协会员)



一举三得:
烟灰掏空后,烟道畅通了
可免除厨房的烟雾和母亲的咳嗽
外地人带走烟灰,制墨写字
物有所用
我们看到,炊烟一改黑灰僵硬
轻柔上行,经风一吹
袅袅如舞了……乡村很轻,很美

逆风行走的少年

从街上的学堂放学,他每天都要走回
到家中
这条泥路是不变的
和向西的方向一起,已很熟悉
陌生的是路上看到的田野
四季中变化匆匆
望不到边的田中油菜长得高大,结籽
饱满
一直拥到了窄窄的路边
亲切感和丰收的喜悦混合
而临近冬天,大风劲吹
高高的芒草倒伏,他的脸被风吹得生疼
环顾四周,他发现
这广大的世界就他一人
好在一个少年逆风行走
这样的孤寂感觉只是一瞬
他的未来像河浜里随后而来的春水
很快有了更多的转折

镀亮的世界

我11岁那年,突然这个世界看不清
了——
在稍远处田头的父亲
黑板上的粉笔字;我在黄昏里看书,
在煤油灯下用眼
这个世界似乎不希望我看懂
索性不给我看了
父亲陪我去苏州城里配近视眼镜
刚戴上时吓我一跳
眼前的一切都镀得亮亮的
“慢慢就适应了”,医生说
一个农村的孩子羞于戴眼镜
一个“四眼”书生也不适合在村里进出
我上课时戴,下课时摘
这个镀亮的世界只短时出现
在模糊里,我仍是农村的娃
直到17岁我高考中榜
从农村进入城市,才正式
戴上眼镜
一个镀亮的世界
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慢慢适应,并习以为常
(作者系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

失眠的夜(外一首)

□阿雅

我听见枕头在说话
在奔跑,在推我满身的篱笆
她和我一样不安
和我一样,长满河流,小刺

那些沙沙的声响,有着巨大的漩涡
是的,一定有什么在发生
砸开新石,掀翻陈酒
越来越密的鼓点带着闪电和露水
跌跌撞撞地,在旷野里
没有着落

一只鸟撞进了我的清晨

在我窗外的葡萄架上
我和一只灰鸟发现了彼此
我们愣住不动
仿佛忽然间认出了另一个自己

多汁的葡萄是我和它共同的渴
它的尾巴带着询问,忽东忽西
像我落在笔记本上的潦草
忽然打开了时间的河流
我们相互望着,一份认领被反复推敲
葡萄的香气在我们身边绕来绕去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理事)

赞美六月

□郭才平

我赞美你昼长夜短
让早起晚睡的父亲
不摸黑,不错把恶蛇当草绳

我赞美你温度飙升
给予父亲诸多方便
黄瓜大蒜直接下酒
还可以不穿鞋子,脚也不皸裂

我赞美你午后的暴雨
说来就来如偏了桶倾了盆
让父亲停下活路,稍作小憩
可以坐着补渔网,一边唱着梁祝
可以在河水暴涨的时候,下河捞鱼
……

如今,我赞美六月
于父亲88岁生日
不送他鲜花,不送他红包
我可以递给他一把蒲扇
他可以坐在
黄葛树下公园的长椅上
盼着儿孙回家,假装
只是摇着那把扇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

又见蓝花楹

□阿涓

一种蓝,淡淡的
带着紫的忧郁
天空,安静了下来

谁曾在蓝花下
轻唤她的名字?
思念的蓝色小钟倒悬
尘世的苦水
滴滴答答滑落

微微颤抖的叶
轻轻拂过露珠的记忆
清风含泪
一些疼痛,无声
雀鸟哽咽
到底,要经历多少凋零
才能又见花开?
才能让阳光一样的热爱
扑面而来?
才能用蓝色的泪
洗净爱的悲哀?
(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副主席)